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君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做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方其爲諸生時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朗祠部叔皮以聲

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抉腸剗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共傳之以爲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內矣然諸君子金舉進士翱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臯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揆賦也卽如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

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海內遐颺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肺腑間君介然不以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廝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瓌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

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十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
讀而歎歎嗚咽不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
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
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
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太宗伯潯陽董公序

太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
然名世鉅人其於中朝機務與海內外險夷措
注若席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內領藩

泉州郡外控疆場戎徼無不盡籍而擘畫其人學
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爲天子師傅者也

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先皇帝久

矣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尚書

筆札大官酒食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
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
客或兩相肘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
以去予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金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中
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厭也

別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仰而聽鳴禽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而揚絃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昃猶不置當是時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觴前壽予廼酌而言曰間按古今傳記其所稱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

晦是也語不云乎刀鐔則割寵逼則爍卽如

先皇帝臨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讐發睚眦於今流波者未已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勲蓋當世猶不

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咨睢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

以下金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耻獨不與先皇帝震怒尋被逮繫榜笞闕下公

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廼徙滇滇卽古邛笮爨雋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鬪而兩立公持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鬪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興兵誅之已而兵僨酋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劾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

于朝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冒舉旗斬馘之賞又何能坐受乎囚櫬之縛從而折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嗟乎非

公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于其間則其撼之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其能章章若是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綱罟豫章之間刻鏤特甚寢寢乎漢淮南之慘矣公茲行也得無憐之乎 聖天子初御

恭儉仁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芟芟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杳若不相及間攷之學宮及士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歔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屏麓君子湖所稱大雅君子也舉進士第一人爲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予嘗涉弁山之巔鼓枻於苕霅之澣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穎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傳天子翱翔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間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苕霅之間其歸也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

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

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為供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塹内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敢望 明天子按唐宋故事其公卿僚貳以下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勞為之矢歌其間如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出則採詩歸而獻之天子予特為文餞君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也蓋悲君之出而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

人之變相與抒其憤懣抑鬱羈愁不平之懷以吊且慰於湖之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公卿僚貳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者其辭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七日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金虬螭胡為乎狡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苕之川兮渺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鱗與鯉兮鴈與鳧薄日月兮噴江湖胡為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我心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且深叢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劔兮扣 帝闈日星耀

今魑魅湛瞻彼美人兮迴故轅珮明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
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餼糧飽士馬而有以
為戰勝於無形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
之則為兵端為財蠹及其寇之既起則先其至而
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脅亂耳目而有以不崇
朝而破之法曰距如脫兔是也於是時而後之則
為弛敵為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
千里者也浙頃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以羽檄

徵天下之材官騎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
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
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沸謹筦鑰偃旗鼓惟
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
府晏然不聞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
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
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
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鼙跳驚擊
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者也而
公朝聞諜暮即卷甲而赴之躬為席芻糗斬蒿萊

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不及列壘而
 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州縣抑未繇偵
 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俘凡若干而寇遂
 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鐵鎗所為一日一夜
 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
 脫兔之說蓋兩兼之矣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並
 懷其鎮靜寧一之仁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
 寇起諸將士則又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
 躍馬死綏之志者也事聞于朝 天子為之賜
 璽書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
 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
 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
 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填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退
 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巳二十餘年矣道日以固
 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所按氏名
 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
 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勲舊及直言敢諫之士
 時則召先生為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

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携壘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迺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今天子踐泰階御黼辰一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誦誦矯翮王路播休問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雖雖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內外谷撼者噉泉沸者冽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鱗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迺再鼓一行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纍纍乎各中其窾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絕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迺復爲變徵之曲先生矍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節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

吏及夷酋以下蓋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僉籍公威望以度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予爲公起借筮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綰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劫於魁颯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塹府江一帶大略僉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

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
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
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
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鑕之鑿之是也
語不云乎或爲鷲擊或爲兔薙其識深其器達公
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
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髀髀小者毛革而銛鐸不以
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易

水之濱蓋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亦莫
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綰帶交已而與予後先舉進
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三之一耳
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書乞南徙者
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
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於再至于
三金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
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
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金以先生
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

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叅御史及御史
中丞輒移檄出又不從未幾改叅江西以行方
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
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
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塵拂
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繕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
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叅
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
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
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不敢以
他藩臬朝夕褻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
閉閣治事也先生旣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
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
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畱
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壘書強起之豈非莊
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
生於世之軒冕組紱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
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癖於
鍛淵明癖於酒楊雄癖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
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

中而於世之馳騫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
視之傳所謂皜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
癖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
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蠓視而蟬蛻之者
與先生行矣他日翱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
太平興國間聽冲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
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索千金饒
其魚稻桑苧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穿陂

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雖布衣
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時伏臘或
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過之處士輒
能極其雅歌投壺樽壘奕射之娛以揖讓乎其間
無歇也處士於弟悌徃徃能推其所有以分之弟
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
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
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
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卯覆其弟弟續
挾其兄甚雖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

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教之也然皆闡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瑤瑀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曰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闡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八十七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旣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鷄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巖延年尹賞之屬金以廉節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轍爲威蝮鷲爲

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廼若曹參文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圓，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宮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似矣。以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古之懸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斲法之大者，餘金貸之，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縣大夫或不勝其武健，又輒平反之。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讐經校藝而已。他不及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墜疾苛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耻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公之治郡，豈卽曹參氏之於齊、文翁之於蜀，而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也，非世所矯汚以攘聲者也。公入覲，天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今之吏以廉節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為寧波
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為諫官已而坐忤執政

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湖郡丞
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持節臨鎮

最後者猶連翩藩臬金乘朱轂曳金龜焜燿當世
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廼還三署客或以馮唐

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者謂讓公嗟乎此
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其行而餞之茗水之

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下賓客能詩者金相與
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

騷以下歎曰此楚宋王之辭也愍屈原之為上官
大夫者所害而於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

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
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

歎曰此唐王右丞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
楊生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

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
宮而歛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

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也讀
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

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劔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側金及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乃相與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柷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聞無人聲公迺默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闈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鷓鳴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不能者亦稍稍以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鄉駱太史公始以文章侍

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
通顯然公獨頽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
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上書乞山去予亦罷
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
忽病革矣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
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
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
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
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
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深
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與太史
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穎之士十餘
輩爲縮帶交予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
能以母教爲吾黨俯而結襪者予竊嘆曰此又何
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
賢於世之簪珥房闈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
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
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
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
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念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子甲乙

之科者寥寥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不能如隋唐去宋爲遠甚歎曰古稱天目之山茗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文翁之於蜀常袞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十朋輩

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三試公躬爲之校讐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其至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人人發憤淬且礪凡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讀之猶荆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久而讀之汨汨乎泉之出峽倏而撼谷倏而崩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擊楚之士多劔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

如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
輒輩出閩越特馱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俗
且右齊魯而况於予吳興乎况宋故嘗以文獻巨
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哀而刻之乞予言弁諸首
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如宋盛時
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有良二千石
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不同亦未可知
也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上
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太祖高皇帝嘗百戰
其地已而都金陵基置橫海諸衛以爲外捍江漢
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成予故按往事
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無烽燧之警
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帶朝夕從予眺
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其間蓋歡然甚洽
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和至未幾予由禮部
郎南徙粵而公亦以才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
轍不屬者殆萬里其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
于茲矣予家去公廬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

也猶或朝且夕今之井開相縮也則以踰時不相
及豈非語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
值不值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
交來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
也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髯日以抽白特曩所共公
瞥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能
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兮巖
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能引吻和緊
無朝搴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嬉兮公
能采花從緊無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覲
張君涑蔡君汝南暨予輩金聲而馳君之操觚而
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深以之嚙射蹠
躐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之爲幽響
別調則泠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而凄然不知
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金奇君俄而
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翱翔四方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
不疑且怪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

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艾鴈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携竹筇躡冰雪眺巖阿抱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顏白髮頽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并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廼酌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麤麤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者又安得時時青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壽明齋劉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劊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卽以聲顯郎署間天
子推恩下 璽書以其爵爵先生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 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蟬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而第以

道守其官膺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

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抱犢以遊
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
慚也已先生行年且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
爲同年交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
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者而因屬予爲文以壽之且
告之曰先生之視身也如此其澹然於世之榮名
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厭而遺之者如此
侍御公且爲世聞人矣猶懼或不能遵其教以飭
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

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者或不及是不可以無
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之詩曰今聞不已茲則
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
親而壽之不朽也遂書之

侍御君劾執政坐戍且
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

卿惜
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治吏尚樸茂宣德弘
治間右繼體故其時治吏務恩澤近代以來稍稍
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
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相與各矜其功能

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間右深文法飾令甲恣猷
朴設鉅筒廣偵謀甚且苛察不已或爲推減推減
不已或爲復驚若甯成母將郅都嚴延年之屬吾
不知於洪水之灾何如耳而世且譽之又從而尊
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所嚮邑里多痼瘵幪巾
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爲系歛太息而卒莫如之
何也嗟乎以予觀於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
武宣德之遺者與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
屢訥訥然不出口吾嘗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
人君子也已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

切政令賦役惟恐不能席民望認認然必推擇至
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入必根黑
白約繩墨質者原骹法者伏辜令人人俛首謝去
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茲矣侯之操行務潔白益
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至於世所故
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耻與比伍善乎古之言
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者斯近之矣邑博
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壽間聞老萊氏年七
十猶衣斑斕衣弄雛於母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
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

諸君之入而捧觴上壽倘以予所次侯者而相與
綴之弄雛之末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
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遲天地陵谷之變遷爲
之計籌于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以自肆
於泉壑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內弟
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滿吳越間已而數
窘於有司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雖不習
養生家守中致虛內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

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騫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
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內不以緇乎其心
外不以頹乎其形容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
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頤二卦於其上雖寢
食不忘左盼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
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
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
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之曰君獨
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金鑄者拙乎
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髮之間以寢衛

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而攫其鳶鷂雖清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翕張予奪於養生家玄牝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謬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予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真已乃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何者干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今且三百餘年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頽沒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况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

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
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
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盱或不
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筦鑰困且不勝者什
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冷風也
已而稍出其穎鶚截犀兕而剽鴻鵠殆與古所博
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困且不勝者鱗
次而辦間又過視學宮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
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巧其宮之缺者與
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
或云故令考滿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
之一一注措若此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
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頃諸臺使者相繼
行僉異公才欲疏薦之於 朝第按 國家故事
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獎如例且徵予言以侈
其事予伏讀卒歎曰茲恐不足爲公侈也按古傳
記所載名臣列卿其以勲業聞望焜耀當世於縣
令特其始軻耳故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
漢令槐里如王尊等僉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
聞以予觀於錢塘公異日者之勲業聞望于今殆

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
行事吾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
以爲公侈乎哉或曰茲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
不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與
其樂府詩歌序記碑誌之文若干卷併錄宮傳雷
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
子也請予言弁之首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茲編
也固公之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然抑豈足以窺
公之深哉公繇諸生首解額已試南宮嘗首第不
果已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爲臺
諫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爲 太子校書宰
相以其未嘗私又不果宮傳公之所爲系欵而序
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學湖廣時年甫
三十七聲名翔起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其間當
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廼過爲引疾上
書携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選佳山水築
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庖犧以來六藝
百家之言于其中而朝且夕焉殆忘冠與沐也客

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吟卽四方之以聲詩
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
藩臬大夫通間撤騶奴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
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塵及
其圖書几席攝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
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
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世不之知者顧
謂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林聲妓之溺嗟乎溺
者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
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

世之莊士之所訾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
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勲名行業
相翱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
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
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甘
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家
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爲最深其他
樂府詩歌多所自得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
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
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

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嘗自呼曰白眉子
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獎序

古者先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
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
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
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已而增
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貌必以系此其
大較也陸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席與弟子負之
所以眠學寢微寢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

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
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乳乳然閩守而帷視君
亦乳乳然色養而左右之其問寢視膳珍從視哽
之節曲儀少禮之所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
口其最章章著見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
辭不應試母夫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
學復以母夫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痿臥一飲
一哺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
視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
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間

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妥靈也
 悲哀系歛者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卜佳山水改
 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且疑故藏或毀
 矣君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視之其所藏遺骼與
 衣冠含瑁益然如春容生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
 至動天地感鬼神愍君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
 日之躬爲追承者乎客嘗有以鳩巢于君之堂間
 多異徵而歌之者嗟乎王祥臥冰而鯉躍孟宗號
 野而笋茁神明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
 數月聲籍甚諸弟子誦誦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
 徒之教者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并檄邑大
 夫供張而獎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
 百人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誼於今
 猶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
 君之生平其所以教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不
 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獎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
 吏民或少之未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窳訾
 與縣故時所施行狀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

又從而劑之剷之朞月以來縣之蠹者剷幽者爬
圯者飭囂者屏舞文者鬼薪骹法而右者按配稱
太治侯故善文章間過學宮躬帥博士弟子與之
誦說六籍之遺而校讐其藝予病臥久不數通長
吏然家茗上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而朝發
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漑於
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吏民抱中丞公所檄而獎
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事予逡巡避席而曰是
豈足以爲侯侈乎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按
侯所治桐鄉假令異日入 廟堂建石畫條次

國家大議當與生相頡頏不多讓而今奚足爲侯
侈乎哉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
而不能不緇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以無爲用
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吏
民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盡其用
於世子固將以吊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
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
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以其學禔

身而劓行再過毘陵從荆川司諫遊於漢氏以來
百家之旨揣摩而折衷之稍稍得其深而歸間出
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歛
然雲蒸而泉吐類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
之舉子業而已也巳而省試再擯不第輒罷去有
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
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
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章而南
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
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帷中弟子
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
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敦學半茲
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司理錢朗峰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卽鄉大夫
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
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民情之
相爲盈縮金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習殆較然
朝受命而夕畫令者也非若近代來燕粵齊秦之
士而按檄客遊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甚且絕徼

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詩書六藝弦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獻馘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材彼皆所謂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間按古傳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能自己者郡節推朗峰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唇齒之壤而牛羊鷄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

故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芟苳綵梟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十年以來囂然多故矣頃巡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州縣頗倣漢

寧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吏又往往競爲懷驚相與曲媚上以徼譽湖之民益鼎沸也公旣習予湖而仁明強毅之德耻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滄渙獨嶄然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憐覈之令以繩下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

之以徐有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然嗚呼以公之德與材籍剖符於萬里之外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况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金公襟帶間宜其惠鬯而功倍也如此頃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民金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縮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然俛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得一人焉曰魯恭然間按傳記不聞其以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察之廼首以雉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治者深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

母之於子怛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續之挾而醇醴
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縉紳大夫交粥
粥然傴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卽椎埋作姦
法不赦公猶過而原之特減等一切刻鏤爲威公
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污之案牘也嗚呼公
善琴與否間巡阡陌其及雉雥與否吾皆不能知
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聞南風而解愠而盎然若
胎不以殯而卵不以殮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
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案公治行倘不以世
之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
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
以佩其行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粥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

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蓋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騷裏超逸之姿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窾擢隨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

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縉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金焦心殫思然矣譬之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規規於耳所得而聞者且不能盡也而况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聞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穉隆氏少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駙服虔杜預王肅賈

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
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踈荒謬若予
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
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
之未詳者君弁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
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
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
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緝貫
焉可謂勤矣雖然耳之所得而聞世之學士所得
手指而口畫之者君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
聞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
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
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旣成題之曰
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書
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
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
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
羅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

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金繇此而他有
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究任
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
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內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
初天造草昧入永樂宣德第進士後雖不能如唐
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閤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
卽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
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
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

天子之所歲錄而引

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

非由進士不以鴈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
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
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
所以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
吳越豫章之間雖徂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濩落
無聞已而况他乎又况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
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紿
歎而請也公子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吏業
所嚮卽古之郤魚狎雉庶幾其近之者特以不由
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之書者數矣然絕

不及以聞於 朝久之始徙為順州守其寮少府
 梁公輩屬予為文餞之郊順滇以南熨笮之地也
 世所繇進士科或有他援金不以及者而公且為
 萬里行所當鳶站之鄉鷄卜之夷操 明天子
 印綬露冕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
 猶及專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冶化
 異日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
 按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
 召金可指而埃已即不及公固有道之士也其冷
 然而蛻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之眉睫之

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而
 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序領之
 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以郡
 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以諭帷
 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斧斷細者繩引吏與
 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過而申前所
 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御史臺之故檄
 乎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令也公頃得民之

序
卷之四
五
驟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病不能出不及飭厨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興乘之訟王尊不云乎朞月之間乍賢乍佞蓋言背公不明也世之以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譽亂名實於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展布其豪雋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諭我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倏焉爲賢倏焉爲佞此予所以感興乘之訟不能不爲之系歎而太息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故因何君之請而遂書之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余祖愛梅公少異之以余姑妻焉數奇數試不第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青陽縣諭兩縣者金予故所綰綬爲令處予故及時時聞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未幾徙王官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候先生於其廬先生故好譁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

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二三輩而已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及內外兄弟凡十餘人共爲稱觴上壽予迺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筭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垂其簾內以鍋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先生之耳目盡廢而獨澄然於神此先生之以無爲用而先生之所以壽也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就寢予迺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今日無睹兮饑木而渴漿兮樂未央兮壽無彊兮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由叅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且徙爲按察使縉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獵襟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之若父母奚爲乎去之亟也喜者曰夫法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開告訐操網罟雉蒐而鷲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而郡且鼎沸公獨屹然不爲動今徙爲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

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郡一路也而非所以睹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予不暇遠喻卽如我 國家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朴實似牟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似王忠肅公翺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清約似魏文靖公驥曩聞 天子坐明堂殿最百官治行公第一特出大官醕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喁喁指公矣異日當籍之表鎮國家著蔡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

爛然勲名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衆相顧曰唯唯遂書之

公甲戌入觀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徙陝西布政使以老罷由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爲附已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巡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

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錄也其郡丞暨倅與理惟起家由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其以貢及史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 天子而其吏民

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久之寢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輒爲之歛歔低徊而不能已也若予郡通判全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由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盜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者奉天子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

以其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署錢塘與長興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白自持不污一錢民

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北關檄之部解藩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上供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并督造淺船者再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謀公而公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榷衢歛材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粵之稅者也或病侵牟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鈎攷之公

至不病商按故所入而羨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
官減商之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
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二公金
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羨凡二千金
其督淺船廠時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
亦然公金罷去習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綱
紀之非獨其吏胥不得私并其一蔬一脫粟以上
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
羨者又凡千金省中市戶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
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
畱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
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
不以書大略公之潔身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
官也如力家者之幹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
子浸浸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由
科第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
公且赫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俸又三郡
者之相錯而壤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上
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然每
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無他顯

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于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已湖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錄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大

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歛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爲御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劍繫之帶且顧公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不暇舉卽如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於部中他鉅姓族屬欲厚爲驚擊而蔓引之盡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爲動復托所私者曲爲關說公併迫脇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額曰某姓族屬故無他骯法者縮縣綬于茲土者三年矣而迺

敢爲違心附和以媚所私乎哉于是入而三爭之
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嗟乎今之使者所持
節按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願所
指嚮而奔走之公獨不忍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
此嗟乎茲非古之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於以持天
下之平者乎哉公且入爲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
間按秦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
解衣伏鑕以諫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
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也假令
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
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
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款塞亦
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遠圻堠而
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
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
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幾微之際動天地感鬼
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貌者已予謹書之且
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

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由貢爲縣訓再則爲甌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徙爲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讐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認認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傲宋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不舛且盪于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茗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索歛低徊不自己先生獨捋髯起

曰 高皇帝臣一四海所摩畫輿地北起大寧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粵下及荆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事也永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於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輻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各山大川相望

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
及曳裾王門珥筆兔苑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臯
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
恐異日者躡嚙趨趨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
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杭也以寬厚簡靜爲政商賈慶於
市農狎於野博士弟子風厲於學宮訟者直賦者
平御史及中丞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

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節飭溫處兵備事郡

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
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
竺飛來諸峰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
縮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益採兩漢循吏之旨
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
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
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間雖漢馬伏波唐
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讒
者鱗次起
世宗皇帝獨憐其百戰之勞釋宥
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撻拾不已適檄公勘公

博采羣議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卒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鷲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世且以甯成郅都呼之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往往欲骹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大議決大疑侃侃石畫哀然當世非古所稱大雅不群邦之司直已乎公益然如玉恂恂然不勝衣與屨及扣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雖孟賁不能奪之矣茲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之所不及知雖及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縉紳先生抑或類未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年方髦予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未幾公舉於鄉又數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郎外補潁州備兵僉事已坐他構調同知霸州累岳荆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備兵副使輒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間惟中

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家且落或櫟金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治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奉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則解橐中貯移書寄之公之仕雖多坎壈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

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于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按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其師或中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通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之者之指嗟乎茲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云爲公壽亦以

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金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金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綠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禪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焚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

矣而况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
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
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
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金尋六藝之遺略相上
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
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
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
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
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
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
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
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騾裹騏驥於千
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千里而輟者有之矣謂
塗之薊而轆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
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
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
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
云則必太羨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
下明堂玉帶雲壘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
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然

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得無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

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掲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盃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詔求亡經而海內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寢微寢滅歐陽修曾鞏及

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鷲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

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于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系歛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金鑣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

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
皆以予駮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
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領
之者乎

荆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
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
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
纂之者已而公門人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
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

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牋檄誄冊諸文上下千六十
百年間可謂勤矣頃之予姪一相得公所梓稗編
者僅什之三復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而終始
之刻旣成予覆之躍然蓋公生平所最鑿刻者六
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叅互考次爲
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盡公則條
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
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
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
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

官所攷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
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
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
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
方技末復終之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
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牛
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讖緯太乙六壬
星命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
不必及畫與古噐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

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
則天地之間由跂行而喙息而蠕動以至一草一
木一瓦一礫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
神者諸家之龐雜而或相瀆亂予固不能必其盡
無然要之探賸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
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
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亦自
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道在稊
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
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未之考見云

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
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
索諸書功蓋什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
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
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
概於心也復促之并梓漢書爲一編工旣竣復來
屬予序之予覽而告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
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

以風神勝故其適逸疎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
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
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畫布置如繩引如
斧剗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
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
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
畱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
克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嚴什伍飽
餼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

之文金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復自不同
太史公則剗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
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
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
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
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况武
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
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
爲之旁佐羽翼其際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
兩家者所值之異也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鐫引
之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
金櫛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
遍讀以印可否而抑可謂勤也已雖然聞之先輩
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
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亦不當於其區區
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
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
所爲風神爲矩矱參互而獨得其深斯則謂之今
之九臯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善讀兩
家之書者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茗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予曰予少以文章自娛自先秦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剗心者若賈大中誼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大中以下恐不必如故所區區摹畫爲者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繒而應者日以焚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大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大中以下卽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不以之次於心而絀於眉睫也或漫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閒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

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百年後猶相與徘徊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缺也已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寔微寔昌雖經秦人燔坑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之學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內之士霧沓颺集而至斯文之旨煥若日星及陽明公沒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茲

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諭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視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而已者撫與吉爲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爲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爲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故詩三百篇其所列之爲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

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卽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企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咏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共相與指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天寶大曆而下極其音節之微幽眇之旨然於古者因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欷歔或一間矣近代縉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勺而富裝

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也桐鄉令高君函其父
白坪先生所爲詩授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絕
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束髮登朝卽與世之名
流相倡和或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
歌山水解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
淋漓探筒分韻者日無間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
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指心鑿腎諧聲攷律一切音
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
蓋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鬯嘗聞古
之好書而臨池裂繒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顛且
癖而于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
詩而其胸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之外故不必
詩之工而亦自無不工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
相悖若世所競氣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先生名
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河南布政
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彊幹聞按故事所待 璽書之召
者久矣頃之御史中丞交章于 朝大略謂公之
材於武康不足展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蚶

蛤爲利其俗驚以獷請徙武康令令之報可諸繙
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茗上坤觴而
前言曰公茲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康者而令之
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
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國叅過之獨聞蓋
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
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
舜周孔之道特髮也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野
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
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弓旌乎
也
蜃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康者

序

卷之十四

三



